



1882年,万春圃在兰陵县大炉村出生。

在抱犊崮山区,万家是有名的大户,有200多亩良田,500多亩山场,还有30间大瓦房。万春圃自小喜欢骑马弄枪,他为人耿直,加之仗义疏财,济困扶危,乡亲们尊称其为“万三爷”。

有一天,突然有家人来报,说万春圃的父母都被土匪绑架了。万春圃一听,顿时气撞心田。在抱犊崮山区,由于村镇分散,荒凉偏僻,在军阀混战的年代里,土匪打家劫舍,绑票勒索无恶不作,大炉村的村民深受其害。

本来万春圃看这帮匪盗就不顺眼,如今父母被绑架,更是让万春圃和土匪之间增加了三江四海仇,他立马要上山与土匪拼命。一个朋友劝住了他:即使把万家所有的人都用上,能对付土匪吗?还是先赎回二老,以后等力量强大了,再去收拾他们。万春圃咬了咬牙,交钱赎回了父母。

这件事情让万春圃意识到,手头没有枪,没有队伍,是解决不了匪患的。在朋友的帮助下,万春圃拉起了一支队伍用以保护家园,在和土匪战斗的过程中,队伍逐渐扩大,万春圃的名望也越来越高。后来,他当上了临沂县第七区联庄会会长,一声令下能调动几百人的队伍,从此成为抱犊崮山区“独霸一方”的“山大王”。

虽说号称“山大王”,但是万春圃却从来不干欺男霸女的勾当,反而做了不少改善乡里生活环境的好事。

上世纪30年代初,万春圃倡议兴办了一所小学。“九一八”事变之后,学校来了对兄弟应聘教师,一个叫聂立人,一个叫聂益人。万春圃与他们谈论起国家大事,彼此非常投机,后来,万春圃了解到两人都是共产党员,遂对党的理论和政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



晚年的万春圃在家中

从“山大王”到鲁南军区副司令员 抗日乡绅万春圃的 传奇一生

□本报记者 朱文龙

的理论

1933年,共产党领导的苍山暴动失败了,国民党当局对共产党员进行了大屠杀,聂氏兄弟就在国民党追捕的名单上。而执行这个任务的就是万春圃。他越想越想不通,觉得国民党的做法不对,就悄悄地给聂家兄弟通风报信,让他们逃走了。

1934年,万春圃与中共枣庄矿区委员会建立起了密切联系,他的长子万国华加入中国共产党。此后,枣庄矿区党委书记郭子化及其他工作人员经常住在他家。这期间,万春圃的思想发生了转变,越来

时间来到1938年初,日寇占领了临沂、枣庄。万春圃根据党的指示,公开打出了守土抗战,坚决不做亡国奴的旗帜。他把自家粮食、枪支和猪羊献出来,举行武装起义,坚定地表示,“抗日救国不怕牺牲,打鬼子决不充孬种。”

引起了国民党反动势力的关注,他们下决心除掉万春圃。1941年,国民党某部在地方顽固军队王洪九部的配合下,占领了大炉村,俘去万春圃的女儿万国荣和儿子万国平。他们送信给万春圃,“只要你过来,至少委任你个团长。否则就抓你全家,扒你祖坟。”万春圃回书称:“孩子无罪,杀则存留随便。我跟共产党是为抗日,不是为当官,抗战这条路我走定了。”所幸,在我党内线的保护下,两个孩子被安全救出。

1942年10月,中共鲁南区党委、鲁南行署、鲁南军区和边区县在云洞峪村举行了几千人参加的大会,祝贺万春圃六十寿辰。中共山东分局,八路军一一五师政委罗荣桓、代师长陈光和政治部主任肖华等均致电祝贺。一一五师的“战士剧团”还专程由滨海专区赶来慰问演出。

随后,党组织任命万春圃为鲁南军区副司令,和张光中司令员一起指挥部队,夺取一系列大的胜利。

组织的信赖,让万春圃感动不已,他决心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当时主持分局工作的罗荣桓和分局统战部都认为万春圃久经考验,具备了入党条件,批准了他的入党申请。罗荣桓亲自做他的入党介绍人。

说起来,万春圃和罗荣桓、陈光、肖华等人的关系真不错,可谓亲如兄弟。1939年9月,八路军一一五师到达抱犊崮山区。罗荣桓的爱人林月琴被安排住在万春圃家,罗荣桓有时也来万家住。万春圃待人热情,直爽大方,深得罗荣桓同志的赏识。一一五师代师长陈光还把自己的战马送给了他。

1945年底,中共山东分局批准了万春圃的入党申请,63岁的老人激动得热泪滚滚,千言万语凝成了两句话:“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。至于我万春圃,请同志们往后看吧。”这就是万春圃向党表示的最朴素而又最真挚的誓言。此后,他作为一名坚强的共产党员战斗到最后时刻。1972年,万春圃因病逝世。

大炉村抗日力量的增长,万春圃与共产党关系的密切,

【旧时光】

小炉匠

□张庆国

我家有个淡青色的饭碗,半透明,说瓷不是瓷,说石头不是石头,用筷子敲敲像老和尚敲的磬,响声清脆,余音缭绕,是爷爷的爷爷在清道光年间,用二斗麦子从一个曾在县大爷家当过丫头的妇人手里买的。

大人们把它当成传家宝。我们家上几辈都是单传,历来把男孩子当成掌上明珠。这个饭碗只准男孩子用,女孩子连手也不让碰一碰。父亲外出多年没有音信,奶奶与母亲相继去世后,爷爷拉扯着几个孩子过日子,比大姐只大一岁的小姑是内当家。爷爷说长期用这碗能使人长命百岁,我是家里的独苗,吃饭时让我用它,喝水时也让我用它。因为它不是细瓷,不像大姐用的那只江西瓷碗上有花,也不像二姐用的那只博山瓷碗内画着两条围着水草唼喋的小红鱼,它的颜色太单调,我并不喜欢它。有时盛水盛饭要和她们换,爷爷见了不依,还严厉地数落两个姐姐。

六岁那年的初冬,爷爷往德州城里推煤灰,中午回不了家。吃午饭时,我故意端起大姐的江西瓷往灶台上盛米汤,大姐见了赶紧夺:“你得用你的长命碗。”我发倔:“它粗老笨重,我要用你这个样子好看的。”“那可不行,爷爷见了会骂我。”大姐端起淡青色的饭碗与我换。我拿手往外拨拉,嘴里说:“爷爷不在,我非要跟你换着使。”没想到用力过大,把“长命碗”拨拉到地上,一下子摔成两半。我吓哭了,大姐两手发抖,小姑脸色也跟着发了白。这当口,听到街上叮叮当当响,小姑知道来了小炉匠,拎着抱着两片破碗的我出了院。

小炉匠其实不小,是个七十多岁的白胡子老头,担着一副小担杖。前头的箱子有三四层,架子上有面小铜锣,进庄不吆喝,靠前边吊着的圆锤摇晃,敲得铜锣直响。后边挑的风箱炉子只有两个枕头木,用一个竹筛子盛着,筛子里放着三五把木炭。小姑向老头述说原委,我把摔成两半的饭碗递过去,回手掏身上的小布袋,告诉老头:“老爷爷,我有去年姥姥给我的压岁钱。”老头看着我的窘态发笑,慈眉善目像尊庙里的弥勒佛。“这么可怜,压岁钱你就留着吧。我给你修好了,你与小姑回家给我拿个玉米面饼子端碗开水,就算结了账。”

他接过碗片啧啧称赞,“汝窑烧的好瓷。我若是按平常的办法焗太糟蹋宝物,得费些事把它修好喽。”老人把碗片放在盖着垫布的双腿上对好,看着裂罅(wen)左比量右比量,用炭笔画上记号,然后取出一把小小的金钢钻,一手按着钻顶,一手拽着拴皮条的钻弓,两块淡青碗片上就出现了一些深浅不等大小不一钻透没钻透的孔洞。他拉开又一个抽屉取出扒焗小锤,轻轻地嵌住一片,把碗对好,顺着罅在两边各敷上一根竖条,然后把一个个扒焗的另一头按在另一片碗片的钻洞里。碗里顶好砧子,轻敲扒焗,把两头的钉钉牢牢楔入,两个碗片立马连成一体。抹上腻子反复端量,满意了递给我。我手里的淡青碗出现了奇迹,里面看不到罅,摸摸没有一个地方碰手,碗的外边出现两条小蜈蚣,这边的头朝下,那边的头朝上,瞪着两只小眼游动,左右摇摆的生动形态惟妙惟肖。

晚上爷爷看到不但没有发脾气,反倒说俺们遇上了神仙。第二天他从牲口棚里牵出小毛驴,驴背上放好棉被,把我搂到怀里骑上,跑出四十里专门去了趟景县,看了景州六十米高十三层的巍峨舍利塔。回来路上他告诉我一个关于“小炉匠”的传说:不知在多少年前,这塔顶裂了一道罅。某日上午,十字街上来了一个小炉匠,茶馆的老大婆端出碗来他不焗,端出盆来他嫌小,口口声声吆喝焗大家伙。老婆婆生气地说:“景州塔大,你焗去。”话音刚落,小炉匠化阵清风不见了。半夜三更听到几百米外塔塔叮当响,天明裂罅的地方添了六个扒焗。我在驴背上回头问爷爷:“我怎么没看到?”爷爷笑着说:“若是看到,你也成了神仙。”

【饮饌琐忆】

小雪腌菜

□卢恩俊

俗话说:“小雪腌菜,大雪腌肉”。腌菜自古就是小雪节气传统习俗的一道亮丽风景。

在中国古老饮食文化中,《周礼·天官》就有“大羹不致五味,铏羹加盐菜”的说法。所谓羹就是用肉或咸菜做成的汤,这是我国对咸菜吃法最早的文字记载。《礼记·内则》也有“编有牛肉焉,屑桂以姜,以酒诸上而盐之,干而食之”之语。后来在贾思勰的《齐民要术》、宋朝《东京梦华录》、袁枚的《随园食单》等,对腌菜均有详细的记载和论述。清人著作《真州竹枝词引》中记载:“小雪后,人家腌菜,曰‘寒菜’……蓄以御冬”。

中国咸菜,用老话说就是老腌咸菜,不但古老,且很普及,各地皆有特色。有的甜味为重,有的咸味居多,有的酸菜领题,有的酱菜为主。我们山东老家,是萝卜唱了腌菜的主角。也许是因为腌制萝卜易于操作,只需一口大缸,将萝卜洗净

晾好放置缸内撒上五香盐水即可。吃的时间长远且简单,生吃、熟吃、炒吃均可。记得小时候家家院子

里都放着一口粗瓷大缸,满满一缸腌萝卜,能贯穿一年到头的日子。在物质贫乏的年代,老家鲁西北地区旱灾频繁,歉收的年份较多。几乎一年到头是萝卜咸菜啃窝窝头,过年了吃顿萝卜或白菜馅饺子算是解解馋。那时我家的日子过得穷,我是吃老萝卜咸菜啃窝窝头长大的。记得那年考取高中第一次进学校,母亲为我煮熟三根大萝卜咸菜加一包玉米面窝窝头,步行十几里去上学。当时爸爸给我讲范仲淹“断齑划粥”的故事,可谓“布衣暖,菜根香,读书滋味长。”就这样,我在“断齑划粥”的感染下,在大萝卜的恩赐里,走过了艰难困苦

的岁月。由此,想起“熟食甘似芋,生吃脆如梨。老病消凝滞,奇功真品题”的诗句,用之赞美家乡的大萝卜,感到也不过瘾!



【老照片】

延安的爱

□冉庆亮

重阳节前夕,我去看望济阳县80多岁的忘年交夫妇李增武、朱蕙,他们正在整理自己的散文集《岁月漫笔》《文墨留痕》。我打开书发现一张老照片,没想到竟听到一段往昔的爱情故事。

1957年9月,李增武跟原籍济南的朱蕙从长春银行学校毕业,一起响应党的“大中专毕业生到最艰苦的地方工作”的号召,去了陕北延安洛川县人民银行工作。谁想,这种志同道合,竟促成了他俩的相恋。两个人在生活上相互关心,工作上互相鼓励,周末、农忙还跟着行下乡村义务为老乡拾粪、锄地,种收庄稼,从没有过花前月下,就连拉手也不曾有,更没去照过相。两人的事,不知怎么让方副县长知道了,忽然有一天,他来找李增武和朱蕙,举起一个小相机,拍下了这张照片。照片背景的上土圪塔房子,可以想见他们当时工作环境的艰苦。1958年小年夜,他们举行了婚礼。后来朱蕙生孩子,李增武却在单位加班。因为没钱,月子里朱蕙竟然连一个鸡蛋、一碗小米粥也没吃过。

7年后,因年迈的父母思儿成疾,夫妻二人不得不打报告回乡,县里领导爱才惜才,明明舍不得,但还是积极联系了调动单位,送他们上车。延安的爱激励着两人相伴前行,如今虽已退休20多年,却总难忘延安黄土地上淳朴的民风,还有那段青春岁月。